



“人是一个奥秘。”

1845年，从小渴望成为作家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第一部小说。175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包括茨威格、纪德、村上春树等在内的许多作家都以各种方式向他致敬。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充满着各种纠结和矛盾。何以如此呢？还不满十八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下了一个论断：“人是一个奥秘。”在将近35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解开这个奥秘。因此，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谜一般的人，是理解他作品的关键。

“魔鬼和上帝争斗，战场就在人心。”

在20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心理小说经典”，以《穷人》《双重人格》《赌徒》《地下室手记》四部作品，清晰展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身上发现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热情，几乎是流着眼泪”写完了《穷人》。在主人公身上，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看到了“人的悲剧性一面”，而鲁迅先生看到了“暮年似的孤寂”。

在《双重人格》中，一个表面上忠厚、正直、诚实的人，一方面极端看不起狡猾、卑鄙、谄媚的人，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其实渴望变成那样的人，最终“天使”在与“魔鬼”的较量中落败。

小说《赌徒》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人性冲动的“岩浆”，描写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极端性，其中可以看到一度迷恋于赌博而不能自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身影。

《地下室手记》既在作家创作中具有转折意义，也在现代哲学思潮中具有路标意义。主人公要质疑如二二得四一样的铁定事实，质疑人的言行都是出于利己的初衷，偏偏要固执地去“闯出另一条艰难、荒谬的路”。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句话：“魔鬼和上帝争斗，战场就在人心。”这四本书展现了四个“人心战场”，在人身上发现了彼此争斗的人。

走出心灵“地下室” 打开幸福“密电码”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笔对准的是人类的“高塔”，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对准的是人类的“地洞”。他执着地去造访一个个迷宫般的人心“地下室”，是为了弄清这世间“罪”从何而来，“群魔”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人“被损害”，有人是“白痴”？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它应该被贴上什么标签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生命是一份礼物，生命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成为幸福的一个世纪。现在，如果改变生活，就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生。”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世人走出心灵“地下室”，寻求改变，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给每个生命都贴上“幸福”的标签，让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



这四部小说经过精挑细选。《穷人》是作家的处女作兼成名作；《双重人格》第一次把分裂人格引入了文学；《赌徒》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地下室手记》被纪德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这四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同时跨越了十九世纪的上半期和下半期以及作家流放前和流放后，既反映了陀氏创作特色形成的过程，也折射了俄国社会四十年间的变迁。更重要的是，这四部小说中的人物和思想都在作家的后期创作中延续，因此，这四本书可以说是阅读深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入门级，理解了其中的人物和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在后期创作的《罪与罚》等大部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心理小说经典”延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平均每年一种的“大作家短经典”的思路，以独特的组合揭示作家的某个创作特色，采用精装小开本，配有权威专家的序言和精美插图，力求帮助读者在碎片化阅读方式中触摸到俄罗斯文学的核心。



讲好中国故事的通俗读本

◆ 罗元生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曹前发研究员主编的《百年大党旗帜红——“七一勋章”获得者风采录》，介绍了马毛姐、王书茂等29位荣获“七一勋章”功勋党员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今年9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他们为党和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全书内容丰富，详略得当，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全书共29篇文章，约18.7万字，配以29幅新华社照片，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契合、历史性和现实性水乳交融、英雄性与人民性和谐统一等特点。

这本书还原历史，反映现实，讴歌人物，通过背景的揭示、细节的刻画、情感的流露，使29位人物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他们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担当奉献，不抽象不空洞。在革命战争年代，年仅14岁的马毛姐就勇敢参加了渡江战役，16岁的郭瑞祥就投身革命，21岁的瞿独伊就在狱中与敌人作斗争，他们是一代革命者浴



血奋战、百折不挠的缩影。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一段段奋斗的历程，汇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绘就了百年大党的历史宏图。

英雄来自人民，出于平凡。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就是一位来自平凡一线“英雄”。她是80后，毅然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主动请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她把如花的青春、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脱贫攻坚事业。李大钊曾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黄文秀，这位新时代的青年，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续写新时代的英雄赞歌。她的事迹令人深刻印象。这也是本书的冲击力之所在。

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说，这本书为当代青年提供了一本“追星指南”。全国模范教师罗光炎称，这是一本“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通俗读物。

忠于内心的归途

——评海飞长篇小说《江南役》

◆ 刘莱琳

“海飞的古代谍战世界，成了！”这是《江南役》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心里就冒出的想法。格非曾经说过写小说能给作者带来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在海飞虚构的那个古代谍战空间，故事基本都有了自足的逻辑；人物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心跳，这虚构的世界是作者用语言文字搭建出来的，但又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本身，从《风尘里》到《江南役》，谍战为壳，人心为核；古代为表，当下为里。翻开文本能进入严酷无比的斗争，也能探微深不可测的人心，是关于敌与我的故事，更是关于自我与灵魂的质疑与救赎。

作为《风尘里》的延续，《江南役》围绕六和塔展开故事，六和塔本身合了雨后春笋的样貌，而故事也合了层层剥笋的意境，重重叠叠实现情节推进。在“古谍世界”里，海飞延续着绵密的语言风格，仿佛一想起江南就有一层绵绵的雨，一走进这绵密语言织就的网，就推开了海飞“古谍世界”的们。黑夜、蝙蝠、阴谋、惊悚中的连环事件如噩梦；烟花、炸药、火光四射中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将故事推向高潮。田小七、唐胭脂、吉祥，甚至灯笼、阿部、余船海，他们各为其主，各有性格，在故事整体的框架里互相成就，缺一不可。重情重义成为海飞对于所有人物的注脚，即使各为其主，他们也

都各自有着执念与追求。阵营可以分出的是敌我，却不是真正的高低，读者自然感叹于田小七他们的忠诚，但也欣赏阿部的坚定执着。海飞执着于呈现的是每一个人物的追求、理想与信念，而这些才是谍战故事的精髓，这些人物也终将因为这种追求生出角色的生命力并获得尊重。

一个纯粹过去的故事是和当下没有血脉相连的。世间也许没有新鲜的故事，却总有新鲜的语言与叙述，那些并不如烟的故事会与当下勾连，是当下的镜像，也是人心的投射。比如田小七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为甘左严的痴情买单，豪掷千金买下整座酒楼安慰他失去爱人之苦。同样，田小七与无恙的爱情，赵刻心的最后归宿等情节皆是如此，残酷的时代里，人们渴望深情的抚慰；当下碎片化的时代里，人们也更加渴望完整的灵魂。

又比如，海飞的故事里无论是大明的锦衣卫还是倭寇的谍者，都有职业操守，他将谍战故事里最核心的关于身份的战役演绎为关于身份的自我认同。田小七他们面对战斗是在战场，是特种兵，可是面对皇上时就如同在职场，田小七身上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虽然忠于朝廷却总有一股独立于皇上之外的个性，他一直在寻找忠于自己内心的归途。

任何人的身份认同都是一方面依靠

或许是连续担任作文大赛评委的缘故，近几年经常会家被家长问，小孩子怎么才能把作文写好。不知道如何回答，硬着头皮说了几句，总觉得说不到点子上。

有机会与优秀的语文老师一起闲谈，探讨学生作文如何才能得奖。作文写好跟如何得奖，意思差不多，只是得奖要求会更高一些，更功利。我们发现小孩子往往写不好命题作文。有专家提议，作文干脆不要命题，让学生自由发挥，这听起来去很正确，不过效果也不见得得好。显而易见的现实，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都会遇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反正是写不好作文。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显然是个可以认真探讨的话题。感谢互联网，让我有机会在网上断断续续看到沈依陶小朋友的文章，感到很惊艳。不只是我有这样的感叹，许多网友也与本人一样，为她的作文忍不住叫好。众口一词，大家都在赞扬，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在沈依陶的文字中，充满了“喜欢写”这三个字。

也许这就是让小孩子写好作文的一个秘诀，命不命题，写什么内容，记叙还是议论，与喜欢写相比，都不重要。因为喜欢，所以就写，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亲近感。沈依陶小朋友想象力丰富，思想独到，文字有一种天然的乐趣。这种才华，如果不是有喜欢写支撑，有喜欢写相伴，不可能完成这么一本书的。

很愿意为孩子，同时也是为家长，为中学语文老师，推荐这么一本书。如果喜欢写不算秘诀，那么写好作文，基本上就没什么秘诀。

(本文为《真实睡眠》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写好作文的秘诀：喜欢写

◆ 叶兆言

公共空间给予，另一方面来自自我想象与希冀。谍战故事里身份是最重要的故事元素，海飞的故事里人物内心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则是终极底牌。在这里，身份可以被利用，可能会迷失，也可能缺席，还会被消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田小七最后选择脱离锦衣卫，是放弃身份也是超越身份，他终于看透这身份背后的残酷，决定回归平淡，这是对失去爱人的绝望，也是对自己死里逃生的顿悟。

读《风尘里》或者续篇《江南役》，你来我往的试探、突如其来的危机、动人心魄的战斗以及浪漫唯美的爱情都保证着这两部小说极大的可看性，然而从文本结构来说这些都并不是两部小说真正的重点，它们最吸引人的紧张感其实是来自于海飞对身份与空间的准确把握。

所有的锦衣卫与谍者都必然处于被窥视、被追踪的状态中，而书写的奥秘就在于要让读者通过进一步的观看与注视体验到这种紧张，营造出“主体的焦虑感”，将读者通过文字阅读带入空间未知的危险刺激。

小说中的空间叙事、身份认同与当下社会、当代城市人群有着极大的同构性，作品中的人物出于于虚构的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来自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也许具体的社会文化氛围已截然不同，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那些热爱、情感、追求、体验却相距不远，绵延数百年，生活一如既往，今天的我们何尝不是走在渴望忠于内心的归途呢？

所以，是读小说，也是读生活；是读过去，也是看当下。

新书速递



《初冬》

李亚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初冬》，由莫言题写书名，收录孩童视角的安徽亳州李庄半个世纪的变迁，从方言、地理、礼仪、风俗等各个方面构建故乡的“风俗志”；同时白描北京地安门西大街的“地理志”，讲述日常生活旁逸斜出的怪诞人事，行文有独特的现代派风格。（上海文艺出版社）

《静默的铁证》

该书讲述了一段跨越了二十年的爱恨情仇，作者米烛光通过女检察官的办案视角，真实展现了检方是如何与技术团队通力合作，又是如何与警方紧密协作，最终解开案件、擒获幕后真凶的全过程。米烛光，本名高之立，作为一名前资深检察官，她从事检察工作已有二十余年，曾在检察技术处、公诉处和法律政策研究室多个岗位工作过，经手办理的案子多起都是在国内有过重大影响的要案，她的实务经验十分丰富。作者在刑侦和法律领域的丰富工作经历，也使《静默的铁证》成为一本集痕检、文检、法医、犯罪心理学于一体的教科书式刑侦小说，真实且细腻。同时，本书也是国内首部反映检、警合作的技术流小说——比如书中角色通过运用刑事科学技术突破了“零口供”等难题。（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